

1 “天长来了姬克东,革命生产闹轰轰”

姬克东同志是1972年底担任天长县委书记的。当时各项工作难以开展,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对这种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头,早就憋着一股劲,一心想大干一场,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。万事开头难,面对这纷繁复杂的局面,怎样站稳脚跟,打开局面?姬克东同志力排众议,顺应民心,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革命、促生产上,上下一心,采取有力措施,把生产搞得热气腾腾,有声有色。

抽调干部蹲点,大办农业。为了调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,天长县委确定在全县抓54个农业学大寨的点。这些点从生产水平来看,好、中、差都有。为了抓好这些点,县委又决定从县直机关抽调占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干部,由单位负责同志带队,到农村抓点,大的机关多派,小的机关少派,保证每个点有3到5名机关干部,定期轮换,并保证各点有一名科局长负责。这些干部下去,主要搞好调查研究,帮助

基层制定发展规划,并利用自己的优势筹集资金购买化肥、农药,帮助基层建设电站、机站,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。县委不仅要求县直机关科局长下去抓点,县委班子每位同志在基层都抓一个点。姬克东同志在仁和公社七柳大队蹲点,他们定期到蹲点的大队住上两三天,和基层干部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召集基层干部群众和驻村工作队座谈,了解情况,研究工作,推动点上工作迅速打开局面,各项工作走在前面。在我的印象中,每到农业生产的关键阶段,比如“三夏”“三秋”时节,姬克东同志都会到七柳大队住上几天。除参加劳动外,还要召集公社、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座谈,到农民家中走访,了解情况,指导点上工作开展,做到抓点带面,使点上经验,面上开花。当时机关干部下去蹲点的积极性很高,连县委两名驾驶员王金凤、刘春阳,白天开车,晚上都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去抓点,当年两队分别增

产一万多斤和八千多斤。广泛发动群众,不断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。每年春节过后,县委总要召开四级干部大会,总结工作,表彰先进,制定下一年的目标任务。县委会议过后,各区召开万人大会,公社召开千人大会,同时,县里还组织沙河、益民、庆祝、高山大队和小李庄生产队等先进集体,到各地介绍经验,发动基层干部群众,对照先进找差距、挖潜力、定目标、拿措施。各区召开万人大会的时候,姬克东同志一般都会到场作报告,给基层干部群众加油鼓劲。经过县、区、公社发动、发动、再发动,基层干部群众的干劲鼓足了,目标明确了,措施落实了,全县从上到下掀起了比、学、赶、帮、超的农业生产新高潮。

那时天长流行一句话:“天长来了姬克东,革命生产闹轰轰”。这既是广大干部群众对姬克东同志工作的肯定,也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。

2 立下愚公移山志,敢教天长换新颜

1973年秋,姬克东同志赴昔阳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。回来以后,他在县委常委会上深有感触地说,大寨条件那么艰苦,他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,苦干10年,改变了落后面貌。我们天长的条件和昔阳相比,不知好了多少倍,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面貌呢?经过讨论,县委决定,广泛发动群众,苦干三到五年,大搞农田水利建设,从根本上改变天长旱易涝的面貌。为此,发动了三大“战役”。

第一“战役”,大搞水利建设,修渠建站,完善抗旱体系。县里原先设计两座大型电灌站。二峰电站,设计为五级抽水站,把高邮湖水送到全县最高点谕新公社。当时完成了三级站,

还有两级站没有完成。红星电站计划建设四级站,当时完成了一级站,二、三、四级站没有开工。这两个电站一南一北,都涉及几个公社的灌溉问题,需要县委统一组织协调。另外,还有一些一个公社范围的电站,有的要新建,有的要延伸。县里召开了农田水利建设动员大会,会后立即组织大会战。金集镇组织万人,会战二峰电站,开挖整修渠道,新建四级五级站。城关区和大通区组织一万多人,修筑渠道,建设红星二、三、四级电站,把高邮湖水送到大通,解决天长“西伯利亚”的灌溉问题。汉涧区组织两万多人,对白塔河上游河道加深拓宽,加高河堤,增强抗洪防涝能力。铜城区大

铜龙河,把河道向上游延伸,建设提水电站。仁和区没有统一工程,各公社自修电站。界牌建设沙河排涝站、桃园提水电站。秦栏公社开挖秦栏河,建设秦栏电站。张铺公社过去没有建电站,紧靠时湾水库却没有水用,这时也组织几千劳力,修筑渠道,建设三级提水电站,把时湾水库的水送到张铺。经过一个冬天的奋战,全县抗旱灌溉工程基本建成,为今后抗旱夺高产创造了条件。1978年、1979年连续大旱,天长能够战胜大旱夺得丰收,这些提水灌溉工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
第二“战役”,整修高邮湖大堤,提高防洪排涝能力。高邮湖大堤贯穿10多个公社,涉及几十万亩圩区的安全。当时的湖堤只有7米5,既窄又低,一遇洪水,险象环生。1974年冬天,县委动员沿湖十几个公社,组织10万劳力上阵,统一规划、统一设计、统一标准、统一施工、统一验收、划段包干,责任到公社,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整修高邮湖大堤大会战。岗区的公社也赶来支援。一时间,工地上人山人海,红旗招展,人声鼎沸,喇叭嘹亮,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。经过一个冬天的苦战,一条长30公里,底宽20米,顶宽6米,标高8.5米的新的高邮湖大堤横空出世,耸立在人们面前,它有效地保护了沿湖十几万人口,几十万亩耕地免受洪水威胁。

第三“战役”,平整土地,建设高标准农田。这项工作于1975年冬季开展,各公社组织实施。对于一般农田,采取小田变大田,挖高补低的办法,平整土地,做到格田成方。对于常年积水的冷浸田、冬闲田,采取抽沟排水,降低地下水位,建成高产农田。对于成片低产田,由几个公社联合组织会战。大通区组织三个公社,5000多劳力,大战四湖冲,采取中间开挖排水沟,两旁平整土地的办法,把多年只种一季水稻的冷浸田、低产田改造成一年稻麦两季的高产稳产田。永丰公社大战丰收圩,采取中心开挖大型十字排水沟,建设排水站,田间开挖小型排水沟,做到沟沟相通,降低地下水,把

精神风范昭后人
——姬克东同志在天长的岁月

□作者:金碧清

引言:我于1973年9月从张铺中学奉调到天长县委办公室,担任姬克东同志的秘书,前后将近三年,我们朝夕相处。他顾全大局、忍辱负重,深入实际、联系群众,不忘初心、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和道德风范,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,一直鼓励我做人做事。



▲姬克东同志在大通区万人大会上作动员讲话。 崇少敏/摄

土地抬起来,使得原先的烂泥圩、低产圩变成了麦、油、稻均宜的高标准的丰收圩。铜城大战九里荒,把原先的荒滩地变成了米粮川。汉涧区在双涧大队大搞土地平整,又对何庄圩进行改

造,沿两旁开挖撇水沟,解决雨季圩田内涝。同时平整圩内土地,开挖排灌渠道,又沿渠道植树造林,做到土方格化,田间网络化。仁和区大战牧马湖,把终年积水的烂泥湖改造成为一

千多亩的丰收圩。现在退田还湖,变成了精养鱼塘。

经过这三大“战役”,天长农田水利面貌彻底改观,为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。

3 深入调查研究,密切联系群众

姬克东同志在工作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。他曾提出“三不决策”:没有调查研究不决策,没有吃透情况不决策,没有取胜把握不决策。为此,他倾注很大精力,深入基层,深入实际,开展调查研究,总结基层经验,汲取群众智慧,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。

姬克东同志平时很少坐在办公室,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调查研究。全县54个农业学大寨的点,他个个都到过,其他能通车的大队,他也都下去走访。在我的印象中,全县420多个大队,有一半以上他都到过。有一次,他通知我早饭后随他下乡。我说,今天吉普车不在家,怎么去呀?姬克东同志说,不用坐车,我们骑自行车就可以了。早饭后,我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就出发了。他没有走宽阔的公路,而是选择从天长公社城南大队,沿着川桥河一直往上走。一路上他会不时停下来,向基层干部和社员了解春耕生产情况,询问还有什么困难,并设法帮助解决。直到中午我们才到达郑集。这一趟调查虽然很累,但他很高兴,认为这一带不通公路,平时到达不了,今天总算补上一课。在这次调查中,沿河干部群众提出:川桥河没有疏浚,又弯又窄,夏季洪水暴涨,造成两岸农田被淹。这就为后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,疏浚川桥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

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,姬克东同志注意总结基层干部群众的实践经验,加以推广。有一次,在秦栏公社庆祝大队,姬克东同志发现每块田头都挖有一块两米长一米宽的坑。他就问公社干部,这个坑干什么用?公社干部告诉他,这是堆肥坑。春天加强田间管理,把拔出的杂草收集起来,堆到这个坑里,再用土覆盖,形成高温堆肥。“三夏”季节,再把堆积的肥料挖出来,撒到农田里,增加土壤肥力。姬克东同志觉得这个办法好,简便易行,村村队队都能做到。回去就向领导班子其他同志作了介绍,并要我起草文件,介绍推广秦栏的好做法、好经验。

1975年“三夏”期间,我和他一同到七柳大队蹲点,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收割,晚上召集干部群众座谈。在座谈中,有的基层干部建议,为了又快又好搞“三夏”工作,县里最好组织开展“三夏”竞赛活动。姬克东同志觉得这个建议很好,就要求我第二天起草关于开展“三夏”工作竞赛活动的通知。通知除了对“三夏”工作的进度、质量作出要求外,特别列出评比奖励办法,即在“三夏”工作告一段落后,组织“三夏”工作检查评比,评出一等奖一名,二等奖两名,三等奖三名,对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公社,分别奖励化肥500吨、300吨、200吨。《通知》下发后,有力地推动了全县高标准、高质量完

成“三夏”工作任务。

姬克东同志在天长工作期间,生活是十分艰苦的。他患有胃溃疡,吃饱了胃胀,饿了胃又疼。他遵医嘱,每次下乡就带几把花生米,如果中饭不能按时进食,胃痛了,就吃几粒花生米充饥,他就是这样在天长坚持工作了三年。

由于他生活没有规律,又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,1973年底,姬克东同志得了肝炎。1974年春节过后,他不得不放下工作,住进医院接受治疗。当我乘车把他送进医院,他满怀深情地对我说,天长的工作刚刚有了起色,我真不想现在住院呀!住院治疗不到三个月,他又带着病回到了天长,投入了繁忙的工作。

1975年底,姬克东同志离开天长,到滁县地区担任行署副专员,分管农业。他还是一如既往,不分白天黑夜,往下面跑。后来,姬克东同志不顾自身病痛,又服从省委调动,担任阜阳地委副书记。阜阳地广人多,他分管农业农村工作,十分辛苦。在阜阳工作不到三年,他的肝病又犯了,而且越来越重,最终病倒。后来虽然回到滁州,并提前休息,但还是因病过早离世。

斯人驾鹤随仙去,风范长留天地间。姬克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,但他的忘我精神、崇高风范,至今仍然激励着我们!



▲姬克东同志在天长田间调研病虫害防治。 朱力摄

“环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诸峰,林壑尤美,望之蔚然而深秀者,琅琊也。”

《醉翁亭记》,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这篇佳作,堪称经典中的经典,承载着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。

是日,我乘高铁前往上海途中,特意在滁州停留半日,专为追寻古人足迹,探访那座牵动无数文人的醉翁亭。

自琅琊山游客服务中心步入景区,不远处便是野芳园。

“野芳园”之名,取自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中“野芳发而幽香”一句,作为琅琊山风景区北大门的首个景点,其建筑与植被布局颇具“苏州园林”的雅致韵味,滁州百姓也亲切地称之为“盆景园”。

沿野芳园西侧的山道缓缓前行,山路蜿蜒如带,两旁树木葱茏叠翠,山涧流水潺潺作响,林间鸟鸣啾啾不绝,漫步其间,只觉心旷神怡,惬意非凡。

行至五六百米处,一座古石桥映入眼帘,此桥名为“薛老桥”,相传建于元代至正十一年(公元1351年),是琅琊山现存最古老的景点之一。

薛老桥上方,一泓清泉汩汩涌出,便是“让泉”。欧阳修曾在《题滁州醉翁亭》中盛赞:“声如自空落,泻向两檐前。流入岩下溪,幽泉助涓涓。响不杂人语,其清非管弦。岂不美丝竹?丝竹不胜繁。”

让泉之上,便是琅琊山最负盛名的所在——醉翁亭。这座古亭始建于北宋庆历七年

(1047年),采用飞檐亭阁造型,由欧阳修亲自命名,与北京陶然亭、长沙爱晚亭、杭州湖心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亭,更有“天下第一亭”的美誉。

醉翁亭南侧,一块巨石斜卧如榻,天然自成碑石之形,石上“醉翁亭”三字篆刻有力,姿态宛如嗜酒老翁醉态酣酣,形神兼备,与醉翁亭的意蕴浑然相融,相映成趣。

亭西另有一碑,镌刻着苏轼手书的《醉翁亭记》全文,笔势雄放洒脱,世人称之为“欧文苏字”,一段师生佳话就此定格——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,二人同为唐宋八大家,这份翰墨因缘,为醉翁亭更添了几分文韵。

醉翁亭景区内的建筑群,布局紧凑而不失别致,亭台小巧却独具风韵。

徜徉于亭台楼阁之间,流连于曲水流觞之畔,品味着梅风竹韵的清幽,令人沉醉其中,乐而忘返。

离开醉翁亭,便踏上了通往山中的琅琊山道。

从醉翁亭至琅琊寺,这段山道颇为平缓,几乎不见陡峭台阶,只是沿着山势缓缓向上延伸。山道两旁风光秀丽,草木葱茏间,不时可见古迹遗址隐约其间,平添几分探幽寻古的意趣。

行于这风光旖旎的山道之上,常会不自觉地将眼前景致与《醉翁亭记》中的描述相互对照,口中也会不时吟出文中佳句,且行且赏,且行且吟,仿佛跨越千年时光,与古人隔空对话。

前行六百多米,深秀湖便出现在眼前,不用说,湖名定是源自《醉翁亭记》中“望之蔚然而深秀”。

深秀湖三面环山,景致清幽静谧,湖水清澈见底,湖面上架有一座湖心桥,桥身九曲回环,故名“九曲桥”。这里是游人登山途中休憩的绝佳去处。

从琅琊湖上行六百多米,便抵达了琅琊古寺。琅琊古寺是我国东南地区的著名寺院,建于唐代大历年间,唐代宗曾赐名“宝应寺”,宋代时更名为“开化禅寺”,后因山得名,渐称“琅琊寺”。

古寺掩映在浓密的绿树荫翳之中,潺潺泉水绕寺流淌,亭台楼阁错落有致,正如古诗所云:“踏石披云一径通,翠微环合见禅宫;峰峦密郁泉声上,楼殿参差树色中。”

琅琊古寺的建筑风格颇为独特,兼具南北特色。庙门、院墙及寺外附属建筑采用红墙、拱门设计,透着北方皇家陵园建筑的庄重气势;而

寺内的明月观、山门、藏经楼等建筑,则采用粉墙、细木柱、鹅颈椅、漏窗、小青瓦等元素,尽显江南古典园林的雅致灵秀。

古寺上方,有一山洞名为“雪鸿洞”,其名让人不禁想起苏轼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”的诗句,暗含着世事变迁、留痕即逝的哲思。

琅琊古寺北侧,有一座极具特色的建筑——无梁殿。此殿依山而建,背靠大山,整个建筑未用一根木梁,全系砖石构筑而成,以其独特的建筑样式闻名遐迩,展现着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与智慧。

从琅琊寺下行,便来到了通往南天门的登山步道起点。

这段约一千多米的石阶路,是攀登琅琊山最为艰难的行程。路程虽不算太长,却是由一段段陡峭的石阶组成,宛如登天之梯,蜿蜒曲折,越升越高,仿佛直抵云端。

南天门位于琅琊古寺南山峰,海拔310米,汇集了琅琊阁、古碧霞宫等建筑群。

琅琊阁依山势而建,高24米,共七层,地下两层,地上五层,气势恢宏。阁身每层皆呈六面八角之形,采用古典建筑的飞檐翘角样式,阁顶

覆盖着流光溢彩的琉璃瓦,雕梁画柱,古朴大方。阁上角梁处均悬挂着铜铃,山风拂过,铜铃便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,金声四起,回荡山间。

登阁远眺,西北方向群山逶迤起伏,如浪涛般匍匐脚下;东部城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,尽显现代都市活力;南部长江如一条玉带,浩渺东去,汇入天际,这般景致,令人心胸开阔,俗念顿消。

从南天门沿原路返回,一路下行在浓密的树荫之中,清风阵阵拂面,林间鸟鸣声声入耳,不由吟诵起《醉翁亭记》中的词句:“树林阴翳,鸣声上下,游人去而禽鸟乐也……”

行至醉翁亭西四五百米处,转而往北,便来到了同乐园。

同乐园分为东西两院,以亭廊相连,园内景致多集中于东院。这里设有欧阳修纪念馆,馆内塑有欧阳修的塑像,还陈列着介绍其生平事迹的壁画,让人得以一窥这位文坛巨匠的一生。

院子中央,一座飞檐翘角的观瀑亭静静矗立。置身亭中,可见对面峭壁上挂一挂飞瀑直泻而下,水花飞溅,声如雷鸣。瀑旁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”的题刻赫然在目,“山水之乐,得之心而寓之酒也”的意境此刻了然于心,让人深切体会到欧阳修当年寄情山水、与民同乐的心境。

此后,在微风的轻抚中,在浓密的树荫里,伴着山涧叮咚的溪水声,我继续吟且行:“环滁皆山也……醉能同其乐,醒能述以文者,太守也。太守谓谁,庐陵欧阳修也。”

滁 阳 景 深

且行且吟琅琊山

□作者:席波